

这一向夜里睡得轻,没有任何动静就醒了,醒得很彻底,不是从梦浮到水面,而是直接跳到岸上。索性起来,开窗站窗口,或去阳台。

有时能看到落山前的月亮,清朗朗朗悬在西南的天空,几颗星伴着。有几次没有月亮,外面一片漆黑,虽然天上密布着星星,星光微茫,伸手只能看到隐约的轮廓。像置身夜晚的核心,也最寂静,没有虫鸣没有鸟叫,站着看了很久,看星星,看窗外山的轮廓。回卧室时心里满满的,但脚步很轻,不敢惊扰夜,我只是夜的偷窥者。

有次醒来看到窗缝漏进一线光,天正转亮,起来看日出。转亮,这个词瞬间来到舌间,我的家乡话这么讲,现在极少有人说,“天亮”全面替代,可能嫌它土。说转亮的多是做农活的人,“转”字多传神,转身,转动。“破晓”也是好词,但它偏书面,不是我的语言。我站在阳台上,看着东南低空一秒一秒一寸寸,从黑灰变浅灰,再慢慢染上粉红,太阳还没有出,突然发现一弯新月悬在低空,像白色的笔在天幕画了一条极细极弯的一笔。我看着这个最细最弯最脆弱的月亮,看着它在太阳跃出远山后突然黯淡,几乎不见。

我在这个村里住了十二年,这是我成年后住过最久的地方,再住下去,就会是一生里住过最久的地方,而我打算一直住,直到有更好选择,或迫不得已离开。更好的选择是去住我觉得更好的居住地,对我来说,有冬雪漫长覆盖的地方是好的,更文明更发达但生活成本不特别高的地方是好的,更荒凉更无人烟也是好的。但可能性极其微小,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搬家移到另一个地方,我觉得向往并不一定要去实践它。好几年前我读到卡瓦菲斯《城市》里的诗句:不要对别处的事物抱什么希望:“那里没有你的船,那里没有你的路。就像你已经在这里,在这个小小角落浪费了你的生命,你也已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

夜里醒了,起来玩,但猫继续睡

周慧



毁掉了它。”我被狠狠击中。一些年里,我一直觉得是被外界干扰了才没有成为真正的我,没有做过一份真正喜欢的工作,没有谈过一场真正喜欢的恋爱,没有过一段真正完全自我的生活。我不停用不停去,辞职,分手,搬到村里。这些年我过上理想生活了吗?至少前八年都不是,我感觉被困住了,窘迫的经济困住了脚,心灵的匮乏困住了翅膀,没有一个让人心动的异性出现在生活里。我嵌在狭小的生活里,生活就是我的蜗牛壳,也许,我也是生活的蜗牛壳——生活也在责怪我。

既然我不可能去别处,既然我只有这个角落,如果我在这么小小的角落里浪费了我的生命,那么我也在任何地方毁掉了它——我开始释然,接受。把这一处几十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当成长久的居住地,窗外阳台外看到的山的海也当成我的风景,而随着年岁行进,年轻时幻想以为的种种可能都失去了可能性。有时失去也是一个馈赠,让人明白,没有其他的路,你只有眼前的脚下的这一条。踏踏实实一步步走,虽然很有可能并不知道前方的方向如何,但我清楚我并不想就这么活着。只是活着并没有多大意思,我应尽量摆脱身上不由自主模仿的欲望,包容自身的腐朽、堕落和自我欺骗,区分乐观与盲目乐观,可以更勇敢,更诚实,更喜悦,更纯粹,可以过一种虽然在原地,但是更新的生活。

我不再把夜里醒来定义为失眠,反而有种新鲜劲,醒了就下床,不开灯,站在窗口或阳台,看一会儿就会觉得心特别安定。如果不想再睡,就开灯做些白天要做的事,看书,烧水泡茶,或煮早餐。哪怕平时我不太吃早餐,也会蒸点什么,几条淮山或玉米,站在炉边等蒸汽上来,慢慢有了食物的香甜气。关火,再上床睡一会儿就特别安稳。只是有时需要跟猫交代一下,说现在还是晚上,你不要起来玩,你继续睡。

地铁轰隆着钻进隧道,车窗玻璃陡然变成一面模糊的镜子。我靠着冰凉的门边立柱,打着不需要动脑子的消消乐。旁边两个男人的对话并没有刻意压低,我恰好可以一心二用地听起壁脚。

穿冲锋衣的男人忽然开了口:“整整四周,没跑成步,这个难受。”他的同伴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,应和了下了。“说出来都好笑。”男人咧了咧嘴,那笑容却没什么笑意,“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,醒了,躺在床上舒舒服服伸个懒——‘哇吧!’清清楚楚一声,紧接着我自己一声‘哎哟’,得,腰就这么牵着了。”“那可难受。”年轻人接了一句。“难受是其次,不能跑步心里就空落落的。”冲锋衣男人声音有点闷,“就伸个懒腰的事儿,谁能想到这么金贵。本来天天跑五公里,这一停,快一个月了。”

“那你这阵子岂不是闲得慌?”“刚开始是焦虑,”冲锋衣男人坦诚道,

循环播放

赵葳

“你知道的,我以前闲不住。后来慢慢也就想通了,不能跑就不跑呗,人总得,好多人活着活着,就活成惯性了。我们总以为自己在往前冲,其实可能就是在一个圈子里循环。”

地铁播报着下一站的站名,两人起身准备下车。“你说的那个视频,就像照见‘循环播放’的自己,”冲锋衣男人有些感慨,“可既然照见了,不就是醒了吗?就像地铁广播喊着‘本次列车终点站到

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较劲。而且这阵子歇着,倒让我多了些琢磨的时间——以前总追着时间跑,到底在急什么?那些被忽略的傍晚,天边的晚霞其实很好看;楼下便利店的热豆浆,冬天喝起来暖得刚好。这些在一个月前,都被‘要赶路’‘要做事’的念头挤走了。”

年轻人说:“上岁数了就是不一样嘿,我上次休了个年假,竟然纠结休假这事儿有没有意义,觉得浪费时间。就好像不做点‘有用’的事,这一天就白过了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冲锋衣男人继续说,“我心里倒是笃定的,我信它能好,信我还能跑起来。人呐,你得相信自己能把自个儿拾掇好,心里是,身上也是。”

地铁驶出隧道,车厢一下就亮了。像是被这亮光触动,年轻人说:“前些天,我看了一个视频。一个摄影师,在同一个街角,守了九年。他找出相同的人,不同时间点的照片摆在一块儿。”他用手机比画了一下并排的姿势,“有些人,穿的甚至是同款同色系衣服,脸上的表情也都没怎么变。突然就觉

对虾的故事

王坚忍

资源丰饶的渤海湾野生对虾,身子如玉石般玲珑剔透,能隐约看到体内的脏腑,故又称“明虾”,是中国独有的海鲜瑰宝。

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秋汛,几乎全中国的渔船都奔赴渤海开捕。为防止渔船聚集,当时的农林部颁发捕捞许可证以限流,上海复兴岛渔业公司有一对双拖网的渔船幸运地拿到了许可证。渤海湾上,渔船云集——白昼,犹如竖起一片桅杆的森林;夜晚,仿佛一座万家灯火的浮动城市。各条渔船捕上来的对虾,卸到锚泊在渤海口的万吨级海上加工船,由他们收购后,分拣、包装、速冻,产品用来出口创汇,或者出口换机器。

对虾名称的由来,一说是渤海渔民会两只成对出售,也有说对虾像人间情侣,成双配对在海里遨游,这是主观想象,不太靠谱。野生对虾肉质鲜美,有独特的海洋鲜香,上海渔船上一个年轻船员嘴馋,吃了过量的对虾,结果便秘了。船长知道后,生气地对他说:“你这样的吃相难看,狼吞虎咽,吃掉了一辆拖拉机,你知道吗?给我写深刻检查吧。”此后,“拖拉机”便成了这个船员的绰号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,渤海野生对虾因过度捕捞,几近资源枯竭。好在这期间国内人工养殖对虾的育苗技术已渐趋成熟,沿海地区从北到南,有条件的都投资建立起对虾海水养殖场。上海国有养殖公司当然也不例外,在奉贤海塘边开挖了规模较大的一口口养殖池塘。据《上海渔业志》记载,从1988年至1992年,对虾平均亩产量从80多公斤上升到240多公斤,足足增长了两倍。产品一部分出口,一部分供应市场,企业利润惊人。

1993年开始,“对虾白斑综合征”病毒肆虐全国,对虾养殖业近乎全军覆没。次要原因是如养殖密度高、池塘淤泥多、抽进池塘的海水把病毒带入等,但主要原因还是养殖对虾产下的虾苗“近亲繁殖”,抗病能力退化。痛定思痛。海水养殖业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两种对虾——引进、改养南美白对虾(学名凡纳滨对虾),扩大原局限于华南本土传统的基围虾(学名刀额新对虾)养殖范围。上海奉贤、金山、崇明等沿海郊区,在两种对虾的养殖上已经采用现代化的生态养殖,技术新颖,产量稳定。

南美白对虾和基围虾均属对虾科,样子差不多,消费者很容易分不清,有的卖家便把南美白对虾当基围虾卖。其实细细辨别,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:看个头,白对虾体长12厘米左右,基围虾体长8厘米左右;看颜色,白对虾偏浅灰白色,基围虾深灰色带褐斑;看额剑(虾头前的尖刺),俗称“虾枪”,白对虾的额剑相当长,基围虾的额剑短如刀,所以才有“刀额新对虾”的学名,其价格略高于南美白对虾。两种虾我都吃过,舌尖的感受也很不同——南美白对虾酥松细腻,出肉率高,适宜红烧或油焖;基围虾结实鲜甜,有嚼劲和弹性,适宜清蒸或白灼。

了”,你总得下车,或者换乘,或者走出去。”

终点站,车厢清空。从地下走到地上,城市的天光苍白,云依然在走。



南极浮冰拾趣

文/吴莉莉 图/卫平贤

去南极旅游的路,漫长而艰险。从上海出发,飞行40小时后到达罗斯怀亚,旅程才走了一半;剩下48小时的水路,必须要穿过风急浪高、人称“魔鬼海峡”的德雷克海峡,那是一段令人肠胃“翻江倒海”的旅程。

夏日来临,南极边缘巨大的冰架与冰川前端不断崩解。断裂的冰块在大洋里滑动、漂移,海面上挤满了奇形怪样的浮冰。经过阳光刻琢和海浪冲击,多姿多态的天然冰雕便美得无与伦比,穷尽想象也描绘不完它们的美妙。

摄影

位于青浦318国道边位的松泽村,是一方温润而肥沃的水土。早在六千年前,这里就有上海先民汗水和心血付之东流。难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到几粒炭化稻。经碳14鉴定,这是距今约六千年的粳稻与粳稻两个品种,是长江下游区域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之一,被誉为“上海第一稻”。考古成果宣告早在马家浜时期,勤劳的上海先民就告别了采集狩猎、下海捕捞,迈入了农耕文明的时期。它不仅改写了上海“成陆晚、文明短”的认知,更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起源的核心地。

说起上海的青谷薄稻,让我回忆起当年在古青龙镇白鹤农村插队落户时的情景。那时,每当午饭与晚饭时分,整个村庄都飘荡着浓郁的香气,带着饭镬烧煮、米饭蒸熟时氤氲的温润。家家户户的灶头,透过烟囱,播散着袅袅清雅的诗意。在那个江河环绕的青绿村庄里,稻谷是村民们生活的希望。难怪那时田野地头的高音广播喇叭中,经常播放一则妇孺皆知的评弹开篇《一粒米》。

春回大地,到了播种的季节,农民们便在水田里整齐地播插嫩绿的秧苗。村里老人们的眼神里,总是透露出对丰收的期待,他们耐心地教导我如何插秧,直到我能熟练地将一株秧苗稳稳地插入田中。随后,为它们施肥、除草,等待着绿油油的稻田呈现。稻谷渐渐抽穗扬花,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不停摇曳,此时村民们的心也随之起伏,担心突如其来的暴雨会打坏稻穗,害虫会啃食稻谷。于是,全村的人们会更加

用心地守护这片稻田。有时,村里还会举行仪式,感谢土地神赐予丰收,祈求稻谷能顺利地成熟,不让汗水和心血付之东流。难怪,在松泽遗址出土的玉器中,有谷粒纹玉璧的发现。因为先民们坚信,玉能通天,以谷粒纹装饰的玉璧祭天礼地,便可传达天人合一的心愿。到了收获的季节,金黄的稻田像是铺满田野的金子。村民们带着愉悦的心情,挥舞着镰刀,收割稻谷,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。大家用新收获的新米,烧煮出香喷喷、糯叽叽的米饭。那软糯香甜的味道,是大自然的馈赠,也是村民们“汗滴禾下土”的辛劳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繁华的城市边缘已经难得看见稻田,但在城市扩张尚未触及的松泽村一角,老农民仍舍不得放下对稻谷的那份眷恋,坚持在这里种植着水稻,坚守着那份古老的耕种技艺。原来,这里是中小学生的学农体验基地,他们来到这里,跟着老农民学习插秧、耘稻、收割,感受着稻谷生长的神奇过程,学唱那带有稻花香的上海田山歌,感受“课读之余,不忘耕植”的传统。作为“上海之源”,松泽村入选了上海的“乡村振兴示范村”。古老的稻田旁,“松泽映巷”文旅项目崭新亮相,让考古遗址与民宿书店共生辉映;软糯米粒与霜打青菜交融烹饪的菜饭,被誉为稻香菜甜的“人间至味”;村民们在“第壹田园”中耕种,讲述着“上海第一村”的精彩蝶变。

一粒谷,六千年。松泽稻谷的稻浪,一浪追赶一浪,持续翻涌。

松泽稻浪

曹伟明

那带有稻花香的上海田山歌,感受“课读之余,不忘耕植”的传统。作为“上海之源”,松泽村入选了上海的“乡村振兴示范村”。古老的稻田旁,“松泽映巷”文旅项目崭新亮相,让考古遗址与民宿书店共生辉映;软糯米粒与霜打青菜交融烹饪的菜饭,被誉为稻香菜甜的“人间至味”;村民们在“第壹田园”中耕种,讲述着“上海第一村”的精彩蝶变。

一粒谷,六千年。松泽稻谷的稻浪,一浪追赶一浪,持续翻涌。

一粒谷,六千年。松泽稻谷的稻浪,一浪追赶一浪,持续翻涌。

一粒谷,六千年。松泽稻谷的稻浪,一浪追赶一浪,持续翻涌。

晚上下不想做饭,于是和夫人一起去吃“牡丹江饺子”。

饺子馆就在家门口,我最喜欢点牛肉水饺和东北老虎菜,有时还要生吃一颗蒜头。夫人喜欢煎饺,尤其爱吃店里的西红柿鸡蛋饺子。

去吃饺子之前,得先买“配菜”。我和夫人兵分两路,她去买她想吃烤鱿鱼和烤茄子,我去买我要吃的臭干子和小瓶白酒。

卖臭干子的是一位年轻妇女,沿街摆一推车小摊。架子上盖LED灯照在干干净净的推车上,臭干子的香气远远就能闻到。我去的时候,老板娘正在炸,一位老大哥站在旁边等。

“老板娘,给我来一份臭干子。”我大声打招呼。“等我炸完这位大哥的,马上给你炸。”老板娘抬头看了我一眼。没多久,锅里的臭干子就炸好了。老板娘握着一双筷子,将香喷喷的臭干子夹进纸盒里。

老大哥又问:“有没有带盖的盒子?”老板娘说:“这样可以的,不会溢出来。要不我再套一个塑料袋?”老大哥坚持要带盖的盒子,他发现推车上带盖的塑料袋,是自己抽了一个出来交给老板娘,要她重新装一下。老板娘好像有点不太乐意,我也觉得没必要,不就一份臭干子吗,这样提着挺好的。

老大哥仿佛猜到了老板娘的心思,

解释说:“这份臭干子今晚要送去湖北,我孙子喜欢吃。”原来,老大嫂带着孙子住在荆州,正好今晚有便车去那边,就想要老大哥捎一份孙子爱吃的臭干子过去。荆州离长沙有点远,开车差不多要四个小时。臭干子送到孙子的手上,只怕要到晚上十一点多了。“没见过臭干子,孙子是不会睡觉的。”老大哥边说边笑。

“吃臭干子,确实容易上瘾。”我也笑了起来,“小孩子肠胃弱,不要吃太多就行。”“正宗的长沙臭干子,他们一年到头难得吃几回。”老大哥回说。

“我给你重新装一下。”老板娘动作麻利地将臭干子倒出来,再一块接一块地装进塑料袋中。又舀了一勺汤料,撒上几颗葱花,配几粒花生米,整理得漂漂亮亮的,盖上盖子,连套两个塑料袋,交给老大哥。

老大哥说了声“谢谢”,接过老板娘手里的臭干子,匆匆忙忙地转身就走。不知吞了多少口水,我的臭干子终于也炸好了。

老板娘问:“你要不要带盖的?”我摇了摇头:“我就在前面店子里吃,用刚才那个纸盒就行了,免得浪费了你的包装盒。”老板娘笑着说:“是没必要浪费,又省钱又环保,多好!”我冲着老板娘竖起了大拇指。

来一份臭干子

谭兴茂

“吃臭干子,确实容易上瘾。”我也笑了起来,“小孩子肠胃弱,不要吃太多就行。”“正宗的长沙臭干子,他们一年到头难得吃几回。”老大哥回说。

“我给你重新装一下。”老板娘动作麻利地将臭干子倒出来,再一块接一块地装进塑料袋中。又舀了一勺汤料,撒上几颗葱花,配几粒花生米,整理得漂漂亮亮的,盖上盖子,连套两个塑料袋,交给老大哥。

老大哥说了声“谢谢”,接过老板娘手里的臭干子,匆匆忙忙地转身就走。不知吞了多少口水,我的臭干子终于也炸好了。

老板娘问:“你要不要带盖的?”我摇了摇头:“我就在前面店子里吃,用刚才那个纸盒就行了,免得浪费了你的包装盒。”

老板娘笑着说:“是没必要浪费,又省钱又环保,多好!”我冲着老板娘竖起了大拇指。

我冲着老板娘竖起了大拇指。

